

回应《回应关心〈青春万岁〉的网友》（上）

吕效平

天涯“舞台艺术”版

—

有一个叫“西祠贾雨村言”的网人，在天涯“舞台艺术”版上发表了批评江苏省演艺集团的话剧《青春万岁》的帖子，“shipotianjing”和“爱戏的疯子”也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于是同是网人的“沐紫雨”出来说话了。他（她）帖子的题目是《现在为什么要排〈青春万岁〉——回应关心《青春万岁》的网友》。全文如下：

首先声明一点，我是话剧《青春万岁》剧组中的一员，虽然不是主创人员，但也经历了整个戏的创作和排练过程，对这出戏的来龙去脉也算是有一定的发言权。这篇东西是我本人对排《青春万岁》这部戏的一点认识，未经制作人、导演和其他主创人员看过，文责自负。

一、向老一代人的青春致敬。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先说两件让我感动的事情。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是关于我的母亲，她今年七十多岁了，中学和大学、研究生都是上海读的，毕业后分到北京工作，现在退休在家，她和她的在北京工作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至研究生同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非常热衷于定期聚会，谈的话题都是对过去青春时光的回忆，以及对故去的老师、同学的怀念，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每次看着这些慈祥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从容恬淡地回忆着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岁月，缅怀逝去的故人，我的心中也感受到了无限温暖，总觉得应该为他（她）们做点什么；还有一件是听本剧的舞美设计吕萍老师说的，她的老师，一位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老教授，和同学们留苏归来走上各自工作岗位，分别之际，大家约定，五十年后的那一天，大家到天安门广场再相会，也就是在去年，这位老教授按照五十年前的约定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五十年前的同学除了故去的，其余不约而同都来到了这里，很多人是五十年来第一次见面，大家相互指认，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那个场景，着实叫人唏嘘感叹，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他们去永久怀念，每个人对青春的记忆都会永久地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正是这种对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促使着我们想起要做一部以“青春万岁”为主题的戏剧，也使我们想起了王蒙先生那部著名的小说《青春万岁》。虽然小说说的是五十年前年轻人的故事，在艺术上也不是很成熟，但是它身上那种特有的青春气息与浪漫情怀感染了几代人。作品中流露出的那种昂扬向上的热情、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以及健康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说句实话，当我加入到《青春万岁》剧组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完整地阅读过《青春万岁》这部小说，但我看过八十年代那部著名的《青春万岁》的电影，被银幕上那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吸引过：纯

真热情的杨蔷云、朴实的大姐姐郑波、聪明傲气的李春、多愁善感的苏宁、孤儿院长大不知道什么叫蛋糕的苦孩子天主教徒呼玛丽以及活泼又贪吃的胖姑娘吴长福，更让我感动的是影片中人物身上所散发的那种向上的朝气和活力——那种只有青春岁月才具有的朝气和活力。现在的舞台上太缺乏这样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的作品了。

要把这样一部五十年前创作的小说重新搬上舞台，其创作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时代不同了，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宗教的认知，等等，现代人的观点也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太大的改变，但我们确信一点，那就是社会再变，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不会变的，这部小说在这方面是有亮点的，值得我们去开掘。这也引出了排练本剧的第二层意义，那就是

二、歌颂美好青春，与当代青年人共勉。

当我们与演员共同讨论剧本时，许多演员提出，小说离当代社会有距离，说教过多，对剧中人物的行为不理解。的确，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如果放在现代社会里，可能现代人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而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李春和杨蔷云这两个人物身上。通过我们与演员的共同讨论，我们集中了以下的认识：（一）剧中所反映的大的历史背景与现代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里的政治因素是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把握的，但由于我们用的是《青春万岁》的框架，要想完全不涉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将政治背景以及与此有关的冲突尽量淡化；（二）这并不是说，剧中的冲突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剧中关于个人与集体的讨论，对于现代社会的学生来说，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拿剧中李春这一人物来说吧，在讨论中她引起的争议最大，许多人对将她作为剧中一个有缺点的人物来处理感到难以接受，认为李春努力学习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而她追求个人价值的做法在当今社会也并没有错。的确，一个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并没有错，但象李春这样把个人价值完全凌架于集体、组织之上，为了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系统内都是不受欢迎的。象她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人格扭曲，做出出格的行为，几年前发生在清华大学的朱令铊中毒案，就是由于同学间的非正常竞争造成的，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这正应了剧中袁先生对李春说的那句话：“你会学习，但是不会做人。”（三）将小说中的许多矛盾冲突用现代人的观点重新诠释。我们在剧中除了强调那个时代人们的激情、理想和向上的精神状态之外，还着重探讨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一话题，并且尝试用这一主题，通过长桌这场戏来解决原小说中用意识形态解决的矛盾。如：剧中李春的转变是因为她经历了与同学的矛盾风波后与同伴们日渐疏远，最终难以忍受这种孤独而回到了同学们身边；苏宁这个幼时受过创伤，心灵没有寄托的女孩，正是杨蔷云们真挚的友情帮她抚平了创伤，使她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呼玛丽也是因为感受到了同学们对她的切实的关爱，而离开修道院的嬷嬷回到了同学们的身边，从而融入了集体当中。这种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希望能够引起现代人的共鸣。（四）确立了本剧的主题，那就是，向美好的青春致敬。我们坚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是不会变

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评判标准，尽管当今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的转型使得这种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暂时遗失了，人们对社会、对任何事物都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社会伦理尽失，人们对美好的歌颂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怕被扣上粉饰太平、没有灵魂的大帽子，但我们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人们心底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是现实社会令他们不相信还有美好的东西存在，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作品把人们心中的这种情绪重新激发出来，当然这不是某一部作品所能做得到的，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做了，努力了，我们问心无愧。发掘美好、歌颂生活并不能说就是没有灵魂，批判现实是为了改造现实，使现实变得更美好，我们承认那个时代有很多不好的方面需要今天的人们反思，但这不是《青春万岁》这部作品所要承载的内容，我们要做也可能会排另外一出戏，如果硬性地在《青春万岁》中加入所谓的批判意识，那这部名为《青春万岁》的作品就会变得不伦不类，就该闹笑话了（说句笑话，这也是我们不敢请“西祠贾”兄来排这出戏的原因，顺便问一句，这位掌握了戏剧创作规律，又不愿意向查导学习的仁兄的姓名，都有什么大作问世，以便我日后到剧场去向他学习请教）。一个人

能够愤怒是一件好事，起码说明这个人对社会还是有责任感的。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堪，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为富不仁，就连本应该是社会一方净土的学术界也成了腐败、制假的重灾区，这些现象有良知的人都会愤怒，但象“西祠贾兄”这样随随便便地愤怒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未免有些过于故作姿态了。

还要说一点，我看到的天涯上发表的对《青春万岁》的评论，似乎都带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然而正是这种情绪却直接影响了《青春万岁》这部戏的客观评价。某些人的批评因为“出离愤怒”而变得语无伦次，漏洞百出，不实事求是，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以“知情人”的名义公布一些所谓的实情，作为真正的知情人，这里有必要纠正一下，以正视听：

（一）“该剧反映的是当代领导人青春时期的故事，想能晋京演出，如若哪位领导看了并发表了什么讲话之类，该戏就有说法咯，故不惜工本投资逾百万。”看过小说、电影或该剧，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本剧描写的是解放初期，具体说是五三年至五四年的高中生的故事，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现在应该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早已退出了一线，而当代领导人的高中时代应该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根本不是一个时期；（二）“高薪聘请一流导演执导，以变（便）让业内人士不好说什么，再说查导在南京工作共15天，日薪1万。”这里要郑重声明一点，所谓查导在南京只工作十五天完全是造谣，我不知道这位“知情人”是如何得到这一消息的，但未经证实就故作神秘地象一个包打听样地发布这样对查导有伤害的不实小道消息，恐怕太不厚道，也违背这“知情人”本人所再三倡导的“真诚”的原则吧。

（三）“当然，我不是查明哲，我自然没有理由要求查明哲导演按照我的思路来排戏。就用查先生自己在说明书上说的话来理解，他对这段生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十年前黄蜀芹执导电影《青春万岁》时的水

平上，出于对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的愤世嫉俗而要排演这出话剧吧。”让我把查导在说明书上导演的話在这里公布一下吧，“欣然导演此剧，源于我听到《青春万岁》四个字时，禁不住的那份怦然心动……浸润其间，重温、体悟着那些精神与情感世界里陌生了的熟悉，我常常怦然心动……苦乐倍尝，与伙伴们一起寻觅艺术表现上种种熟悉的陌生，让我不断地怦然心动……而年轻合作者们身心中跃动的青春之火，同样令我止不住怦然心动……更期盼着亲爱的观众能与我们一同——怦然心动”，在这段文字中，我不知道这位“出离愤怒”的“西祠贾”兄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查导是“出于对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的愤世嫉俗而要排演这出话剧”，我看到的是一个艺术家的真诚，而在本剧的排练中，相信江苏省话剧院的很多同仁也与我一样，感受到了查导对艺术的严谨、求精、执着、真诚，他们和查导共同完成了这样一部难度相当大的作品，诚然，从目前来看，这部作品并不成熟，也并非查导的代表作品，但作品清爽抒情的风格、青春励志的题材、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无疑给泛娱乐化的现代文化市场带来了一股扑面而来的清新健康的气息，现在的舞台呈现并非最终的版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调整，《青春万岁》会成为一部有代表性的青春校园剧的优秀作品。

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关心《青春万岁》的朋友，包括在天涯上发文的朋友，不管你们喜不喜欢这部话剧，但你们去看了，并且思考了，尽管我们的想法不一致，但这并没有关系，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允许对一件事有不同的见解，这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但有一点，不要轻易地全盘否定别人，尤其是不要轻易地否定老一代人，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是没有目标、没有头脑、没有信仰，恰恰相反，我觉得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是有目标、有信仰，他们的生活虽然没有现在富足，但活却得比今天的现代人要充实得多，因为他们有理想（当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乌托邦的理想），有目标，并且为了青春时代的理想奋斗，正是他们创造了我们的今天；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在为人处事上受到了大家的尊敬，老一辈如刚刚去世的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正是这一代人的代表，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精神境界要比现代许多名义上追求个性解放，实际上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中青年人（请原谅我这里没有把他们称作知识分子，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们只是掌握了知识的人，而没有健全独立的人格，不配称作知识分子）要高尚得多，我们对老一代人要有敬畏之心。反观现代人，生活虽然比那个时代要富足很多，但人们都感到空虚、失落，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归属感，孤独的心灵只有在网上寻找慰藉，这才是真正没有灵魂。每个人需要向社会学习的还很多，你们还年轻，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地以为别人都是不真诚的，没有灵魂，只有自己掌握着真理，也不要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掌握着戏剧规律，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就是“把能违反的戏剧规律通通违反了”而又拿不出有“技术含量”的观点来论证，能让人贻笑大方。当然了，年轻人有热情是好事，如果你们继续在戏剧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也会为你们祝福的，毕竟现在真正喜欢话剧并且有志于话剧事业的人太少了。

下面是我的回应：

楼主“顺便”问了一句：“这位掌握了戏剧创作规律，又不愿意向查导学习的仁兄的姓名，都有什么大作问世，以便我日后到剧场去向他学习请教。”

我也不赞成西祠贾雨村言为一个戏而“愤怒”，他把一场喜剧当作正剧来看了。但他毕竟是一位刚刚毕业离校的青年，血气方刚，因此我是不敢也不忍嘲弄他的。沐紫雨虽以青年人的口吻写作了这篇帖子，但他（她）的“顺便一问”却比较地阴险，我觉得这阴险不是属于年轻人的。沐紫雨是不是觉得，只有到有了“大作问世”的时候，才能批评贵集团（江苏省演艺集团）的剧作啊？

用你的逻辑，我也“顺便一问”：贵集团自从成立以来，耗用了我等纳税人的税款每年千万元以上，请问你们有什么“大作问世”啊？我知道你们选用过一个江泽民先生的哥哥江泽君先生编写的京剧稿本《王昭君》，而且选用了江先生的家乡剧种扬剧来演唱这出发生在塞北的故事。这个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京剧剧本，江先生自己始终没有勇气拿出来，曹禺先生晚年也很为自己把生命和才华浪费在这种命题作文上感觉十分悲哀。据我所知，就在贵集团忙于《王昭君》这类“戏剧”的时候，西祠贾雨村言也在南京师范大学折腾“南国剧社”，虽没有什么“大作问世”，但其惨淡经营的艺术追求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倒是贵集团那些假艺术之名的蝇营狗苟的喜剧表演令人哑然失笑。

二

楼主为《青春万岁》辩护说：“现在的舞台上太缺乏这样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的作品了。”

是吗？

贵集团的哪一部作品不是追求“朝气”和“健康向上”的？扬剧《王昭君》、话剧《世纪彩虹》还有那个歌颂劳动英雄包启帆的那个叫什么的？90年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戏剧恰恰都是追求你所说的这个“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的”，因为非此，它就很难拿到“五个一”，拿不到“五个一”就都是白忙活。正是追求这种“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中国戏剧一步步走上了虚假、矫情，背离现

实主义的道路，走进了背离观众、背离人民的死胡同！

查明哲先生导演的苏联戏剧《青春禁忌游戏》恰恰不是“朝气”的和你所谓“健康向上”的，但那却是不朽的艺术品，因为它是表现了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此时正在上演的《偷心》，也不是你所谓“有朝气”和“健康向上”的，但那也是不朽的艺术品。

如果你是代表你的集团发言，我也懒得跟你说。但如果你真是在做个人发言，我不妨告诉你，不要再重复那个几十年的教条了，那都是虚假的！真正的戏剧艺术经典，就很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你所谓“有朝气”和“健康向上”的。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哪一个不是冰凉彻骨？迪伦马特的喜剧，无论《物理学家》还是《老妇还乡》、《罗慕路斯大帝》哪一部是你所说的“有朝气”和“健康向上”的？奥尼尔的《通往黑夜的漫长旅程》、《送冰的人来了》你知道吗？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女巫》你知道吗？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你知道吗？萨特的《密室》你知道吗？《哥本哈根》和《怀疑》你知道吗？所有这些经典哪一部是你所谓“有朝气”和“健康向上”的？你所谓的“健康向上”已经窒息了中国剧坛，使它只能制造《青春万岁》这种矫情和虚假的东西！

你甚至否认老一辈曾经深陷在乌托邦理想里，而你自己恰恰还在背诵这些乌托邦的教条，作为一个做戏剧的人不敢面对人类创造的伟大戏剧艺术资源，沾沾自喜于你那点教条。王蒙的乌托邦是真诚的，它的悲剧性令人肃然起敬。而你，我想也不是那样年轻了吧，你的乌托邦教条只能是喜剧性的，即小丑式的，因为它已经失去了真诚。真诚的艺术人决不会去做那种扬剧《王昭君》的投机。

三

楼主说：“我看到的天涯上发表的对《青春万岁》的评论，似乎都带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从何而来我不知道”。

是的，我有情绪，那个西祠贾雨村言比我年轻，他似乎更有情绪，看得出来，shipotianjing 和爱戏的疯子也都是有情绪的。让我告诉你我们的情绪从何而来。

因为我们是纳税人，因为贵集团每年要享用千万元的税款，却拿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来，因为我们觉得《青春万岁》这种矫情和虚假的东西浪费我们的血汗。

不仅如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人民的税金里都会拿出一个份额来资助纳税人的个人创作。楼主嘲弄西祠贾雨村言没有“大作问世”，但他在南京师范大学搞的小作却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据我对

他的才华的了解，只要有一个国家基金，比如说像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那样，允许他申请五万元，他一定会折腾出超过《青春万岁》的东西。当然，我不认为他在导演上会超过查明哲先生。我不同意他对查明哲先生的导演艺术的批评。但是，在戏剧精神上，在现实主义的追求上，我相信他会超过《青春万岁》的。

一方面是我们民间做戏得不到国家一分钱的支持，一方面是耗用了千万元税金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拿出了这部虚假和矫情的《青春万岁》，作为精心的制作，我们没有权利愤怒吗？不能有情绪吗？

以耗用了如此巨大税金却不能生产艺术作品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是没有资格嘲笑从来没有拿过国家资助却排演了若干戏剧的南京师范大学南国剧社的西祠贾雨村言的。

如果还有一点廉耻心的话。

四

我们有情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热爱戏剧！也许我们当中就有一些戏剧人。

如果《青春万岁》是一次偶然的艺术上的失败，我们当然不必这样有情绪；如果在江苏除了《青春万岁》还有其他样式的话剧在创作，我们也不必有情绪。

但是，《青春万岁》是长期以来一种践踏戏剧艺术的市俗的政治实用主义戏剧观念和戏剧文化政策的一只恶果，这种反动的戏剧观念与政策，已经根本扼杀了几乎一切戏剧艺术创作。例如，大约十几年前，诗人剧作家邓海南写作了一部非常别致的话剧《梅花情结》，虽然并不属于楼主所谓“有朝气”的和“健康向上”的，但却诗意盎然。南京的话剧导演郝刚先生非常喜欢。但是第一年，剧团被要求排演《徐洪刚》，放弃了《梅花情结》，第二年被要求排演《孔繁森》，又被放弃了，第三年剧团排演了描写江苏省委副书记曹克明的《大江奔流》……这个戏后来由一个资本家（使用这个词绝无贬义）资助，借用南京大学的教室才上演了。但是，江苏省的戏剧官员们审查了这个戏后拂袖而去，连省戏剧节都没允许它参加。《徐洪刚》、《孔繁森》、《大江奔流》都是楼主要求的“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的作品了”，但我想告诉楼主，这都是戏剧垃圾！如果《梅花情结》上演的话，它将是一个像南京曾经有过的《热线电话》那样别致的艺术品。

以政治实用主义来做戏剧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直到 70 年代末曹禺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写作《王昭君》，那时的政治实用主义还是乌托邦式的政治实用主义，而今天早已成了市俗的政治实用主义，即由国家和社会功利的，转变为文化官员个人功利的。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楼主还在抱怨“现在的舞台上太缺乏这样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的作品了”，这种愚钝（我不想说这是狡辩），难道不令人有情绪吗？

我们有情绪，因为我们热爱戏剧，而《青春万岁》背后的那个市俗的政治实用主义的戏剧观和戏剧文化政策扼杀了真正的戏剧艺术。

五

楼主大概是一位长者，一面温柔敦厚，谆谆告诫说：“每个人需要向社会学习的还很多，你们还年轻……”，一面却也不无讥讽地指责“某些人的批评……语无伦次，漏洞百出”，“拿不出有‘技术含量’的观点。”

且慢！

以清华大学的朱令铊中毒案为例，来论证《青春万岁》的时代，以乌托邦理想的借口扼杀个性的合理性，是否“语无伦次，漏洞百出”？

以“刚刚去世的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为例，来证明《青春万岁》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要比现代许多名义上追求个性解放，实际上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中青年人（请原谅我这里没有把他们称作知识分子，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们只是掌握了知识的人，而没有健全独立的人格，不配称作知识分子）要高尚得多”，是否“语无伦次，漏洞百出”？

当心！“王选那一辈人比查明哲这一辈人在‘精神境界’上更高尚”绝对是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伪命题！收住吧，不要再做下去了。当心英明地选择了《青春万岁》的也是中年的顾欣先生打你屁股。

上述两例之“语无伦次，漏洞百出”，属于典型的初中作文中常有的逻辑不清。老大不小的人弄出这种逻辑，我也懒得驳你。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你说：

“作品中流露出……健康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恰恰并不是什么“集体主义”，而是个人的思想解放！

你那个集体主义，就是要在精神上阉割个人，使人丧失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艺术是个人的，是个性的，你那个集团总是忘不了以《青春万岁》这类矫情的东西兜售集体主义，教育观众，所以始终在

生产垃圾。

你自己也是一个例证。一个做戏的人，不懂得莎士比亚、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的经典之处，背诵着 XXX 文件，说“现在的舞台上太缺乏（《青春万岁》）这样有朝气、有活力、健康向上的作品了”。可悲！可笑！那是因为你被那个冠以“集体”之名的“主义”割去了思想的致命器官。

厦门大学图书馆